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
第十七回 評詩畫風窠三集 宜嫁娶鵲渡雙圓

卻說巧姐行盤，周親家因屯裡不便，就托人花了三千銀子，與探春姑爺認為兄弟，一切總在他家辦理；並邀他做男媒；做親時，並要借他府上執事。周震夏因係內親，落得允了。女媒本請薛蝌，在天津不得來，托他妹夫梅翰林代媒。到這日，周家就在探春宅裡請梅翰林吃早飯。飯後擺盤行聘過來，比賈蘭時只少誥命、珠冠二樣，餘的富厚也差不多。賈府自然天字第一號酒席待媒。此後一日鬧一日。平兒因多少事要京裡辦的，遂與賈璉商量，先期同巧姐來家，擇定二十起身。寶釵本要同來，因薛母病重，斷不能來，只得托平兒轉致。至平兒，廿二到榮府，一番見面儀文，不必細述。到了廿四，黛玉設席，替平兒接風；就替荷花預做生日。

在沁芳亭上，中間邢、王二夫人和巧姐；東首湘、探、尤、李；西首琴、惜、平、黛。四兒冒暑，鶯兒外出，花、柳、鶯、玉恰好上下陪著。早上，先擺碟子吃了些薄荷冰雪酒，隨即每人一碗蓮葉羹。隨意閒散，邢、王二夫人就近在秋爽齋歇午。尤、平二人，李紈邀到稻香村商辦喜事，其餘各自引風消暑。

巧姐忽道：「二嬸娘，二叔叔呢？今日正好做詩社。」郡主笑道：「你二叔如今做了祿蠹，不得閒，但我們正好做他。」

因命取六副筆硯來。惜春道：「快別算我。我綺語障消磨已盡，還做甚詩？」湘雲道：「不做詩，坐著打磕睡。」惜春道：「既筆硯現成，待我寫一幅水墨寫意《洗芳探荷圖》，何如？」

寶琴道：「這圖似乎比《攜蝗大嚼圖》雅些！既這麼，我們也做《敬和御制探荷詩》罷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真是寶丫頭妹妹，總不過祿蠹脾氣。」正說笑著，芳官道：「我們做什麼呢？」探春道：「依我說，你們有一事奉煩，此刻荷香雖動，荷花尚少，你們何不各駕小舟，真去探荷一番？先得花者得彩。我們借此光景，詩題也是即事，不是祿蠹了。」說得眾人都笑起來。於是四位姑娘各去打扮：一色熟羅短衫，灑花宮紗袂褲，戴著遮陽綢笠，坐在船頭。那駕娘一人兩槳梢著如飛，蕩向四面。這裡也就拂箋做詩。不一時，波聲響處，紫鵝先回，是一枝並頭蓮。隨後花芳、柳婉陸續俱來，只玉釧最遲，又一朵半開的錦邊蓮。做詩的巧姐先完，其餘也先後交卷，只惜春畫尚未成。大家看時，也已布景完密，惟水波紋的潑墨未完。湘雲道：「還好，此番不要告假三個月。」惜春道：「要告假，我會向觀音告去，你也沒法。」

大家就先來看詩。只見黛玉的道：

青錢幾日疊清潭？料得新荷蕊已含。
屈指花應開水北，關心我故到溪南。
岸邊鷗夢當重繞，郭外漁歌想欲酣。
未曉朱華曾冒否？特尋曲院漫相深。

其二

不識池邊開幾多？閒來蕩槳探冰荷。
風光卅裡香猶未，消息連番訪若何。
曾記昔年逢出水，為心此日可凌波。
朱華綠冒情何限，停符蕤賓方響過。

探春的道：

萬柄新荷放未諳，閒行乘興欲來探。
不知玉並凌波未？借問紅蓮入畫堪。
楚客褰裳臨港北，吳娃度曲到江南。
他年贈別情多少，散步頻看色正酣。

其二

偶來池畔柄新荷，此際方欣雨乍過。
修潔擬聯名士賞，輕盈宜喚美人歌。
每思月影三更占，最憶風光六月多。
試問水仙宮子去？亭亭可已襪凌波。

湘雲的道：

寄語吳娃著意探，清風初度雨初酣。
鴛鴦舊夢尋何許，翡翠新歌調乍諳。
試看魚游蓮葉北，不知艇在月溪南。
渠誠解語須憐我，池畔徘徊恐未堪。

其二

定有芙蓉透綠波，遊人爭欲問新荷。
初繁翠蓋離愁結，乍見紅衣舊感多。
花底閒尋雙鷺宿，汀邊驚起一鷗過。
畫橈歸去橫塘晚，十五娃兒好唱歌。

寶琴的道：

綠意紅情一鑿涵，個中消息阿儂探。
丁簾香自來花底，丙穴魚應戲葉南。
豈似梅尋圖九九？卻同菊訪徑三三。
頻臨池上多幽趣，納到新涼興最酣！

其二

六月蓮塘漾碧波，欲將花信問新荷。
一枝翠影搖風裡，前度紅香濕雨過。
朝暮歌聲聽去乍，東西魚影戲將多。
亭亭出水原堪愛，小艇連番奈爾何！

巧姐的道：

為愛新荷著意探，一番消息問溪南。
凌波乍見紅情漾，繁蓋誰憐綠意酣。
香度橫塘如有待，歌聽越女舊曾諳。
一枝喜見亭亭影，恰幸相逢露尚含。

其二

尋花不見奈花何？小立池邊悵碧荷。
戲看魚游圍小葉，醒催鷗夢浴微波。
更番信向菱塘問，幾度人從柳岸過。
彈指紅衣舒爛漫，田田清景異時多。
大家看了，彼此稱贊。

正在你讓我讓，報導：「寶二爺來了。」巧姐道：「二叔叔，快來評詩！」寶玉細看了一遍，道：「我不好說，請太太。」不一時，李紈來了。大家道：「快看詩！」李紈一首首看了，道：「據我看來，瀟湘妃第一，巧姐第二，湘、探都好，倒是琴丫頭差些。」湘雲道：「心裡先把『恭和』二字橫著，那有好詩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必要欽定《探荷》第一，翰林的老皇封品題才作準呢！」只聽惜春道：「且慢，拿來請教我看過一遍。」

遂同來看畫，實在蒼潤有法，大家稱贊。黛玉因問：「你六個徒弟，誰好些？」惜春道：「鶻妹工夫深，柳妹心思好。即如前日，我叫他們畫《萬山藏遠寺圖》，紫鶻畫的筆頭很像太癡，然畫出一寺角，究竟沒味；柳妹的筆頭雖嫩些，他但畫夕陽影裡一個老僧回去，不天然有寺在裡頭麼？」大家說：「好！」

寶玉忽對李紈道：「明兒吃喜酒。蘭哥兒升正詹，已准了。」

對寶琴道：「你妹夫也升了中允。」探春道：「總是紅章京排場！」李紈道：「喜酒且慢。倒是二位太太歌中起來，在我那裡同尤、平二位打牌，說過六轉，已快完了，傳他們擺席罷！」

寶玉說：「我還沒有請安呢。」忙穿衣服。只見一群人捧著太太來了，問一會做詩，看一回畫。席已擺好，依舊照清晨坐定，只有寶玉設一杌子在中間，任他各席取便。邢夫人道：「寶玉，你即日娶姪兒媳婦來，就難打和在一處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且看，橫豎我們做詩，好不請他的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就屈才！」湘雲道：「我聽得蘭大奶奶畫更好，是宮裡甄娘娘傳頭。」黛玉忽想起，對惜春道：「你這幅像，甄娘娘從北府借去不曾發出。他又病，不好去催。」探春道：「憑他罷！」王夫人因愛這枝並頭蓮，吩咐擊鼓傳花。飲至更餘方散。

到了吉期，因兩處喜事，府裡那些鋪陳燈彩，比寶二爺那時更加華麗。一樣兩副執事：一副添一對詹事府大堂朱牌，一副添一對長蘆鹽運司朱牌。巧姑娘喜事派的管家是林之孝、來旺為首，共三十二人；蘭哥兒喜事派的是賴大、吳登新為首，也是三十二人。其餘值各廳及帳房，各人跟班還不在內。

派定寧府瑞禧堂新姑爺正席；榮府凝禧堂四位大媒正席。

邢夫人上房請蘭大奶奶正席；王夫人上房請巧姐正席。省親別墅請客氣皇封誥命；賈母上房請親戚本家，都是戲酒。又在綴錦閣下，把十二個女清音叫來清唱，請各處姨娘、姑娘，派紫鶻等作陪。

那日早晨劉姥姥早來了，先發帖請周姑爺和梅姑爺到府，然後請他帶領家人全副執事，請小周姑爺來入贅。姑爺因不便坐八轎，倒把轎子空抬著，騎馬到門，有賈蓉接風塵茶筵，不必細說。

那邊先請兩府長史到了，然後賈蘭穿了朝服，告了娶，排齊執事向柳府親迎回來，在榮府參天合巹；又開了宗祠，請巧姐和新姑爺行禮，然後自己夫婦行禮；又請諸位尊長到正廳見禮，巧先蘭後無不皆然。隨即鋪設酒筵，開戲定席。凝禧堂，是賈蘭隨了賈政陪客；瑞禧堂是寶玉陪客。真個山肴海錯，饌玉炊金。又因天氣猶熱，吩咐盤裡冰山都換新的，才得涼快。

裡面郡主也各處張羅；倒是帳房裡事那日略空些，姑娘們都在閣下聽唱。

正要坐席，忽不見了紫鶻，五兒心細，來瀟湘館尋，他卻在牀上「哼哼」。五兒道：「是時候了罷？」紫鶻道：「不知怎樣，眼中出火，兩個腰子逼著往下墜。」五兒忙請母親柳嫂來坐著，自己趕緊去告訴郡主。郡主道：「真真受累，偏在這熱鬧時候！快去叫姥姥要緊。」劉姥姥聽了，道：「且慢！我去看看。」只見紫鶻還躺著，忙說：「這還了得！柳老太，我同你快扶他起來。」那知才扶得起來，「呀」的一聲，早生下來了。幸得姥姥是個會家，忙自己卸了盛服，到牀裡去替他收拾乾淨，道：「參湯吃不得了，快煮些生化湯來！」一面將孩子抱起，道：「恭喜老太太、太太、郡主，是位哥兒。」這時，郡主喜逐顏開，吩咐快傳出去。不一時，廳上客人知道了，都替賈政父子道喜。

寶玉抽空到瀟湘館來了，見紫鶻靠著兩個長枕坐著，便道：

「多謝，多謝！」紫鶻道：「罷了，此後請你謝別家姊妹去罷！」恰好玉釧拿生化湯來，便拿手在臉上羞著。寶玉道：

「你羞我，我就謝你！」便把他往旁邊榻上按倒，玉釧喘呼呼將手往上推。紫鶻笑道：「罷呀！他是你謝准了。」寶玉要再說，只聽得院子裡說：「各位奶奶來看哥兒了。」寶玉忙溜了出去。